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建康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康傑

建康集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表

謝到任表

分東道之封圻再臨江國守北門之管籥寄護神居任非所堪辭不獲命臣某中謝伏念臣去違軒陛俯仰十年退伏丘園棲遲一壑念多疊尚艱則懷捐軀盡瘁之義思大恩未報則有畀命靡他之言敢擇所安自求遠

屏胃年齡之浸晚迫疾恙之交攻惟聖主曲亮此心故愍臣得安其分豈期人譽復誤詔除力殫懇款之誠莫動高明之聽勉交印綬實愧吏民兹盖伏遇皇帝陛下惠顧臣鄰憂勤土宇撫萬邦巡侯甸何止臨踐土之宫會諸侯選車徒是將復東都之業責其來效付以舊邦斗運天旋已振荆吴之勝氣風驅電掃行銷河岱之妖氛但臣陳力不能强顏何補欽承威旨蹔假歲時疆埸無虞儻苟逃於譴累冕旒甚邇尚終冀於慈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使傳俯臨殆非常禮寶奩拜賜併沐異恩自驚衰朽之餘曷稱褒嘉之遇臣某中謝伏念臣迂踈寡與戇拙多艱蚤歲朝廷既乏秋毫之效暮年疆埸何施汗馬之勞誤辱眷慈猶叨委寄愧懇辭之弗獲曾報政之未遑遽屈王人親承帝問搢紳改觀共知聖主之不遺里巷爭傳更覺陪都之增重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欲勵邇臣念其嘗事軒墀久絕朝天之望憐其服勤簿領

之不去深有愧於吏民義弗遐遺特見收於君父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憂勤保治清靜撫民謂陳力不能雖欲
自安於愚分而退人以禮尚期曲盡於眷存故捐體貌
之隆少假羇孤之迹臣屢違恩旨勉奉訓辭力將敗而
猶馳何取疲駑之用器已盈而更受終懷顛覆之憂

賀天申節表

天人合契爰開出震之符夷夏交歡共獻如山之頌休
明所曁呼舞攸同臣某中賀竊以定暴亂而致太平孰

未忘報國之忠借以寵光榮其晚暮江壖地廣敵境秋高明詔申嚴預謹奔衝之寇奏封賜可仍寬凋瘵之民顧竭疲駑少酬聖造

謝乞宫觀不允降詔表

誤當劇任初無屏翰之勞再荷殊私重愧遷延之役懇祈莫效被寵惟危臣某中謝伏念臣衰病餘生空疎末學盡力承平之日尚不克堪課功多事之時豈能免過故瀝誠而自列幸量己以苟全詎意寛慈疊形鐫諭推

不期於真主履艱難而念無逸必將報之永年惟上帝之儲休與斯民而同欲恭惟皇帝陛下功高振古運際中興膺謳歌朝覲之歸久已仰吾君之子備文武聖神之德是宜為天下之君茂介純禧莫隆兹日臣外司留鑰阻奉壽觴俯葵藿以傾心敢忘委照詠松椿而歸美願效羣言

謝左大中大夫表

賞必眡功既誤褒嘉之實老宜戒得重貽貪冒之譏退

自省循惟深隕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久從幽屏再荷使令戎事猶艱固欲竭情而自效聖恩未報敢期愛己以偷安雖抱此心訖無成績故力求於閒散幸茍免於曠瘝方俟矜從反叨寵數鉛刀何有全牛之技已窮故道空存老馬之知餘幾兹葢伏遇皇帝陛下高明委照博大兼容惇勵有功豈愛彤弓之錫憫憐舊物未忘墜履之收致此迂愚例存記録臣敢不勉承德意更激懦衷洛邑初營曷稱保釐之守漢儀復見終成戡定之期

賀天申節表

歷數在躬既終陟於元后天地合德成利見於大人慶溢斯民祥開是日臣某中謝竊以攷三代興王之業孰盛於仁盡萬方報上之誠必歸之壽惟頌聲之所美固臣子之樂推恭惟皇帝陛下出震延休乘乾撫運體聰明叡知而不殺我武惟揚備剛健篤實而輝光天麻滋至瞻雲就列跡莫跂於簪紳望海朝宗心徒傾於觀闕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一字之褒仰勤明訓十旬之内再沐殊恩懇辭莫效於精誠祇命惟增於戰慄臣某中謝伏念臣逢時過幸受寵居多積丘山未報之私無毫髮可論之效豈不曰知難而退悼此志之未伸固嘗懐見義必為曽餘生之何有剗玆勍敵方正嚴誅驅太原北伐之師雖即期於殄滅保洛邑東都之衆可無待於撫綏自省何勞能當異數玆蓋伏遇皇帝陛下矜存舊物駕御羣材視臣鄰於股肱蓋欲奔趨而從事以爵禄為砥石又將磨礪以勸功重

假衰殘申加奬飭佩景德升班之意敢陪近弼之殊榮追修文創始之名尤愧諸儒之極選雖期隕首莫稱所
天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合二王之郊禮兼六月之廟享報本反始雖上帝為所獨尊因時制宜必聖人乃能盡變明靈允答海宇蒙休臣某中賀竊以鑾御省方已更四閏旂裘諆夏幾動三方用徼福於上下神祇亦云已至將增修於禮樂刑政

其敢有遺惟宸心望治之愈深故元祀益恭而弗怠恭惟皇帝陛下外昭明德中極小心受天下之歸往而不敢康履王業之艱難而思其始方兹外侮復敗齊盟殖有禮而覆昏亡師不妄動祈福祥而求永正史無愧辭秩盛典以載嚴均普天而同慶臣濫當藩輔祗布恩言奉璋峩峩雖莫陪多士駿奔之列降福簡簡竊獲預庶民敷錫之歡

賀皇太后册寶禮成

建宫内梱方新長樂之儀備物明廷遂正東朝之號凡居霞冐舉極欣榮臣某中賀竊以事莫大於奉親孝必先於隆禮惟盡報本之誠莫能為之稱故嚴推尊之義乃可致其崇於顯鴻名式昭大養恭惟皇帝陛下功高撥亂德懋承祧言念母儀夙有光於前烈肆揚天命訖垂裕於後人洊履艱危居懐定省適皇基之始振幸法駕之將還乃卜元辰前修令典徽音克嗣化已被於家邦景耀流傳言自成於雅頌臣拘縻印綬阻造軒墀慶集雲

來行跂含飴之奉驩騰夷夏更寛問饍之恩

謝大禮加封食邑表

五等分封雖名存而實廢三年進律葢禮厚而恩隆深慙滿溢之餘更冐尨鴻之賜臣某中謝伏念臣起家寒陋遭世盛明竊大邑以庇身已為非分率諸侯而述職曽莫効勤方大享之告成與敷天而同慶曷云異數更及罔功兹葢伏遇皇帝陛下德協神人孝安宗廟犧牲玉帛不忘祼獻之修煇翟胞閽均被餕餘之澤憫服勞之

已久肆歛福以均敷臣敢不策蹇自期履冰思戒五百里諸公之地敢自比於周邦二千石刺史之封猶有慙於漢秩未知報稱惟積兢危

謝奏陳金師退敗降詔獎諭表

正王者之兵既張天討申輿人之誦少達下情仰荷眷慈特膺殊獎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而不武老益無能當長江禦侮之衝適强敵敗盟之際惟紂臣有億萬衆皆倒戈攻後之徒而桀惡已數十年亦曷喪皆亡之日戎

車旣駕我武惟揚敵所懾以争先首摧炎熖取彼殘而共殄卒掃塵氛慙無矢石之勤濫竊璽書之賜敢懐掠美輙奏罔功兹盖伏遇皇帝陛下謀發自中威行無外不震不動圖回每盡於敵情能弱能强終始弗逃於聖筭欲厲服勞之士故推假寵之榮臣方病衰懇祈退免堯言争誦雖莫酬君父罔極之恩漢札細書猶足示子孫無窮之寳

謝軍寨遺火赦罪表

奉職不虔自昭曠敗撫躬引咎方俟譴訶仰荷寬慈曲從貸釋臣其中謝伏念臣素無遠識用本實凡材沉迷簿領之間徒勞無補出入兵戈之際愈久益疎誤竊守符仍司留鑰既不能折衝強敵少盡力於疆陲又無以和輯疲民使安生於閭里致令非意罔戒不虞知重玷於官常敢幸逃於吏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慎微接下以德行仁雖愛憫黎元如御朽索之馬而保全臣子每漏吞舟之魚念將迫於終更俾不汚於後累臣敢不勉殫衰懦

深負省循豈不懷歸未遂乞身之請退思補過終慚報
國之心
賀天中節表
發祥隤祉天用啓於永圖撥亂興衰民必推於真主載
遇光華之旦咸欣震夙之期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
法禹儉勤紹湯勇知懷早麓造邦之業盡車攻復古之
謀視國履冰靡不思於宏濟拯民塗炭皆有賴於至仁
丕承四海之心茂對千齡之運臣拘縻疆埸阻造治朝

謡誦交騰孰匪松椿之願威嚴甚邇惟深葵藿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内府兼金遐方珍物禮加異數屈使指以親臨威不違顔凛天光之在望臣某中謝伏念臣久從流落晩際聖明横草無功徒欲捐軀而盡瘁飲冰自勵敢懐擇地以圖安第迫衰殘終辜眷遇詎意乾坤之大造誤矜犬馬之微勞既俾後圖仍申好賜豈獨至仁之廣被姑示匪頒仰承厚意之所將殆非前比兹盖伏遇皇帝陛下光

明下濟博厚兼容正陪都管籥之崇欲先四海嚴大國封疆之寄用聳三軍故憐簪履之微曲假軒墀之舊力已疲而任重恩愈厚而報難臣敢不勉務消塵益扶朽鈍言而有補敢忘藥石之酬義所當堅期效金湯之守

謝再任表

三載黜幽方懼干於明憲再命而偪忽洊被於異恩不稱所蒙重慙非據臣某中謝伏念臣蚤由跡賤誤竊寵榮先朝濫寘於從班本無報效陛下擢登於正路已迫

衰殘自知陳力之無堪唯有乞身而退屏逮謀帥閫仍玷留都故連年雖幸於苟安而無歲不祈於罷免仰蒙全貸偶及終更惟鼯鼠五技之既窮亦駑馬十駕之何及豈期過聽更責後圖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禮貌羣工作興廢政念其拳拳忠款初非有愛於餘生察其齪齪廉勤猶未遽罹於大過姑令代匱豈曰因能丁寧殆至於再三感勵難酬於萬一臣敢不欽承德意勉激愚衷苟子產見推晚或容於鄭國雖廉頗已老終無憾於趙

人

謝觀文殿學士表

恩非所稱難逃負乘之譏命出非常莫獲循牆之避重勤訓飭倍極兢危臣某中謝竊惟學士建名雖興前代近臣分職蓋始本朝至於易文明顧問之稱冠秘殿寵褒之盛仰觀故事尤號殊榮爰歷艱難蓋多勲德以舊臣宣勞於外固不乏人由建炎越次而除則無前比乃知固陋其敢叨逾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義篤臣鄰憂深

中外謂與之名者將求其實而使之禮者必報其忠故於賢勞蒐選之間每有上下并包之意重念臣受材至薄涉世多艱少日量能尚有滿盈之戒暮年多取豈無顛覆之憂雖顧竭於餘生恐終辜於大造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無功受禄已愧素餐有罪不誅復叨寛典仰惟大施畢出至仁臣其中謝伏念臣誤以疲駑㳺蒙委寄方戎馬戒嚴之際正旱陽害稼之餘反側未安彫殘易困雖無

撓獄市每師齊相靜治之風而慎守封疆敢忘魯人請事之意訖無寸效重愧本心可容非意之憂更速曠官之責法當顯黜恩獨原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極含洪道全忠恕八柄並用固將昭示於賞刑三宥所加終欲掩藏其過失幸其可再居不遑寧臣敢不上體眷慈勉扶衰病尊簡書而奔命未敢言歸記獎室以寬征庶無失所

賀天申節表

天休申命爰開真主之符帝武發祥用錫庶民之福載
逢華旦欽頌永年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帝王
功施華夏兢兢業業每懷履位之艱繼繼承承方啓興
王之造神祇協佑福禄來崇閲三千歲之靈長用扶卜
世庸億兆人之愛戴罔不歸仁臣拘守郡符阻趨宸陛
莫遂朝宗之志徒增拱極之心

賀大朝會表

宸心抑畏曠盛典而弗居羣議載揚幸戎兵之始間是

為周禮豈惟漢儀臣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基命昊天
紹休文祖惟聰明叡知而不殺故能服天下無所用威
既艱難險阻之備嘗則必履帝位以大居正彖路在列
鐘簴畢陳湛露惟晞共仰朝陽之盛横流式遏敢忘巨
海之歸臣假守外藩獲逢熙事五侯奉幣濫居邦甸之
先萬壽稱觴莫預公王之末永懷魏闕徒竭愚衷

建康集卷五

建康集卷六

宋 葉夢得 撰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臣違遠闕庭洊更十年屏處丘壑無階仰望清光犬馬戀軒之誠不勝朝暮兹者忽蒙恩旨俾守建康留鑰豈意衰憊閑廢之餘聖眷不遺尚賜齒録承命感泣無言可叙仰惟陛下天地容覆一物不忍棄捐在臣戇拙非

材盡死不足論報但臣早衰多病前後累經奏陳不敢
縷縷再述今年踰六十有加無已兼賦性僻違動多嫌
怨而江左行闕所在地隆望重昨紹興之初固嘗巳被
使令正以帥事尚不能稱職旋速譴累在於今日豈敢
復有冒居苟貪取目前之榮不思誤國之戒一有曠敗
何所容贖反覆審思莫知自處茲實朝廷利害所係非
特臣之私計危情迫切進退徬徨臣巳具狀控列乞賜
收還成命伏望陛下終始眷憐洞察肺腑念臣寄蹇孤

窮中外無援惟有歸誠君父不敢竊避斧鉞之誅許臣依舊宫觀別選良材上副憂寄干冒天威臣無任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迂拙凡材早蒙太上皇帝識擢寘之從班曽未少施報効陛下昨自維揚憫其流落召還誤蒙知遇非常力排衆論留備闕庭從容經闈每承顧問未幾遂使預聞國政天地生成之造尤非臣所宜得賦分竒窮一違軒陛十年於兹屏跡山林雖有犬馬拳拳之誠無所自達

比者不意簪屨賤微尚加省録適承人乏再俾舊治而臣坐席未暖有何勞能復出王人遽垂存省旬月以來徬徨恐懼不自能容重惟建康宿師數萬外連敵境里民昔經殘破彫瘵未蘇臣材術短淺素無威望何以仰稱陛下委寄惟當躬率寮吏夙夜盡瘁今兵屯内外粗皆整肅歲事豐稔人益安業近因奏免内藏庫和買絹七分本色特蒙金字牌賜可人人歡呼皆知出自聖意至於感泣繼有疾苦臣當節次具聞邊隅目今探報平

安敵情雖未可測萬一或有風塵之警臣亦當與大將竭力協心共圖禦捍庶有秋毫少副大恩臣無路瞻仰謹披瀝肝膽再具劄子奏陳

辭免左大中大夫劄子

臣近者顧解留都已屢干淵聽今復辭誤寵仰犯天誅退省徬徨已甘竄殛迫於私義尚敢縷陳感懼交并隕越無所臣聞先王詔爵制禄皆有常法既已命之則於三年考績隨其幽明而為之黜陟人無得容其私若加

命進秩則必職事之外別有殊功異能然後為非常之
賜謂之賞故文武造周能錫有功諸侯則詩人美之作
為彤弓簡王無因而褒魯成公則春秋變文而書曰天
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伏念臣自到任以來行將二年當
新疆初復疲民始安之際雖願竭情盡瘁少圖報效而
材力有限病衰相仍上無尺寸可裨朝廷下無毫髮可
及閭里臣之自審豈不甚明陛下天地涵容縱以奉法
循理齪齪廉謹闊略細過使得容身而去固已萬幸豈

可更冒異恩妄叨非據竊惟方今外難粗寧而四方萬里之遠百官庶府之事尚多廢闕正須内外夙夜協心相與共濟若藩鎮近臣不能上體聖志猶務貪得此臣所以猶恐懼震惕而不敢當也伏望聖慈洞察肺肝特賜寢罷使區區微臣得俯全一介之守則天下稍知分義者孰不人人與起皆有樂事勸功之意庶亦不為無補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竊惟幸不可數常情所畏老而戒得前訓甚明非至愚
迷孰不知警而況身忝近臣職當劇任方陛下信賞勸
功之日而羣臣忘身為國之時此而不思曷逃大戾伏
念臣出入侍從殆涉三紀中間坐閑幾過其半固未嘗
有一言一事見稱於世可報廩食之責而榮名厚禄每
以冒居退自省量常若芒刺在己今者待罪近藩甫踰
三年雖簿書米鹽躬督僚吏夙夜盡瘁乃其職事所當
為至於陛下愛恤疲民欲其蕃庶整齊軍旅欲其安彊

則無毫髮之效而進官未幾加職繼下況資政殿大學士真宗皇帝特創以為近弼非常之寵累朝不輕與人臣獨何心乃敢貪取欲望聖慈察其危情出於懇迫不敢但同常禮屢勤詔旨許令特賜罷免使臣垂白之年粗免清議得竊知恥止足之名陛下所賜已多雖一日九遷何以復加

第二劄子

仰瀆天聰再勤明訓跼天蹐地無所自容上賴寬仁未

即誅殛在臣愚分所宜即拜恩旨豈可更復有言迫於
私義須至重干雷霆之譴伏念臣遲暮之年棄捐已久
陛下特垂記録假之方面二年之間不以罪去而寵章
繼下度越常數士友太息吏民改觀臣亦豈不願竊此
須史之榮以光不世之遇但惟金師犯順天討方行陛
下髙設厚賞以激行陳將使人人奮勵盡掃殘孽而臣
身忝近臣職當外閫若貪冒苟得不畏公議則荷戈執
戟之士何所示勸謂臣且猶濫取則何人自肯盡心此

其夙夜震恐傍徨累日終不能自已者也伏望聖慈察
此懇出肺肝特賜矜從非特犬羊微軀私幸保全亦於
朝廷典刑不至玷累干冒天威

貼黃

臣今來已係三干天聰實當萬死若聖恩必不容免則
臣瀕江職守自有備禦之責將來諸道掃平大寇克定
中原仰托威靈保境安民粗無大過解嚴例合推恩即
姑使存留以待申命於異時猶為有名臣不敢更有辭避

伏乞睿察

奏淮西宣撫使殺敗金人劄子

臣竊惟金人去歲敗盟大擄京師今年乘勝徑至淮甸驅集全部竭國遠來睥睨江壖無所畏憚陛下聖文神武逆折兇威申命將臣授之成筭曾不踰旬以十五萬之衆計窮力屈全師鏖戰連告六捷敗亡喪衂狼狽走遁名王貴主奔踣於道壯士健馬物故相乘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伸人神之宿憤雪宗廟之深讎鼓舞歡呼

中外一口自此擒馘敵人擴清畿甸盡還故土克復中原近在旦暮臣誤蒙寄委實當控扼不能身先士卒少效微勞疆事有守無緣躬詣晃旒少伸慶賀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伏蒙聖恩申遣使指俯加清問仍頒好賜特異常典仰知出自眷懷顯示寵渥非臣一介微賤禮所當得銘篆肌骨無地寄言除已具表稱謝重念臣蹤遠固陋被遇三朝初無秋毫可見紀録晚蒙陛下不次識擢內玷

政塗外叨師閫又未嘗少有補報於艱難之時今此待
罪三年甫迫終更陛下終始保全未遽譴斥罪戾之積
臣猶知之而天地涵容尚使超進寵名俾仍舊治方極
隕越乃復冒此非常之恩未知殘年何以稱塞夙夜震
懼無所自容無緣躬詣冕旒披露肝膽惟幸天日照臨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臣近者蒙恩除觀文殿學士令再任尋以超躐過分具
奏辭免願請閒秩伏奉詔書未賜俞允一介微賤仰干

天造逡巡留令罪不容誅所有再任職事臣不敢疊有
煩喋候降到告即恭稟聖訓依舊交管別具表稱謝外
竊惟觀文殿職名祖宗創置甚重近歲非自知樞密院
以上善罷未嘗輕除其餘必藩邸舊恩貴緣攀附邊防
劇任開拓封疆僅乃得之至於常侍帷幄外守方鎮累
更出入特示褒崇者不過數人而臣自省皆無一得徒
以待罪歲久遽先近服稽之公論豈曰宜然況臣去秋
已荷洪私加進資政殿大學士於今未及一年尤難倖

冒夙夕震懼無以茍安非常之恩旣以仰承於異眷量己之戒尚冀少盡於愚衷敢望矜從終賜寢罷庶幾尚可勉殫餘力未至遽剌煩言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本府今月十九西南風火起居民遺漏乘風勢猛盛直趨東北向著正當府治臣先以瘧疾在告即時扶持出救已延及府前東西居民蓆屋俄頃間分為兩路橫穿燒入儀門內及簽廳前人力更不能加臣極力營護

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物錢並無疎虞相繼御前
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暎又分救得小廳一帶
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
留鑰平時既無秋毫可以補報今茲不能戒慎預謹民
伍致遭非意害及公私不職之誅無所逃罪已即具奏
自劾臣以職事不可廢闕不敢居家待命行罰自近雖
聖主所不得私伏望睿慈早賜黜責施行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近緣本府居民遺漏延及州治具奏自劾待罪乞行
降黜尋再具劄子陳布犬馬之情近准尚書省劄子九
月二十五日奏聖旨留司委寄甚重令其安職孤蹇餘
生仰戴天地覆載之慈跼蹐無所自容緣臣不職之罪
終不敢苟逃伏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宫觀劄子

臣待罪留都去年夏合當終秩誤蒙聖恩復令再任迂
拙孤賤仰荷眷慈黽勉祗事至今六月又將滿歲伏念

臣衰疾之餘年齡浸暮理當退屏前後累嘗奏陳不敢
再瀆淵聽重惟瀕江臣鎮外鄰邊境兼總兵民責任不
一而臣貪冒苟取首尾實及四年曠瘝日積初無秋毫
之補陛下恩禮過優歲加寵數皆逾分量豈敢更懷遷
延之計以速官謗兼臣母年高別無兼侍去春先還閭
里垂白之年闕於奉養朝夕尤不能自安伏望聖慈矜
憐曲賜檢舉許從罷免特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任便
居住粗使連年懇請之意不負素心庶於晚節知止之

風少副清議

再乞宫觀劄子

臣近嘗陳乞在外宫觀一任今月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過加温言曲垂鐫諭未賜俞允天地之道出於生成在臣犬馬之分豈所宜得感懼戰慄無地自容重念臣昨者自棄山林誤荷收録置之方面固當竭盡死節以圖報効而臣每不安位屢祈退屏實以德薄器淺難堪重寄年齡晚暮義合知止所以

不避斧鉞之誅疊干淵聽今茲遷延再任又已踰年疆
事既寧人皆安業坐尸厚禄尤愧本心外懷叨竊無補
之憂内迫亢滿疾顛之畏此臣朝夕所以不遑寧處伏
望聖慈俯加矜憫儻獲始終大賜特全造物之恩庶幾
黽勉餘年粗守保身之戒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右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衰悴投閒久屏丘壑聖眷不

遺尚加收録感銘之極涕淚交頤伏念臣早歲積衰疾病相半年齡寖晚益難自持不可更當事任紹興之初已嘗有此委使即力具陳免不獲數月之間果速譴累仰荷陛下天地含容不即誅夷許就閑秩今者相去七年舊疾不差新疾有加精神筋力事事尤非前比若或貪冒老不戒得必須再致曠敗不惟萬死無以塞責其在今日多事之際上負憂顧利害所繫不輕決非臣敢苟當愧懼徬徨無地自處伏望聖慈哀憐察其誠悃特賜

收還成命令臣依舊宮觀差遣干冒天威

第二狀

右臣草芥賤微上干洪造天慈亟貸特寛慢令之誅未即矜從猶加鐫諭跼天蹐地無以自容伏念臣才識迂愚首蒙陛下不次識擢嘗獲預聞政事十年於茲曾未有毫髮補報今强敵未殄尚勤旰食正臣於奔走先後竭節效死之日何敢有所顧避但臣量力既已衰弊度事又嘗曠失既無以償寸勞適足以貽重累拳拳之義

何所自伸則臣雖欲黽勉冒居終恐有誤委寄危情懇迫以致疊慁天聽與其追咎於罪戾既彰之後不若控誠於威命始降之初伏念聖慈俯從人欲特賜俞允臣不敢居家待命見已起發所居卞山迤邐前去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

第三狀

勘會先於今月初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今任職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許再有陳請臣以

迂愚衰弊終難冒居再具狀陳奏一面起發所居卞山
迤邐前至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未奉處分續於
今月初八日酉時恭奉御前降下金字牌遞筒再准尚
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葉某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
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司公事填見闕不候授
告船家撥人指揮到限三日於所在州軍依條差撥兵
級起發前去之任至今未見起發前去六月七日奉聖
旨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到任月日申

尚書省臣已於今月初九日申時起發湖南沿路聽候
指揮外所有前奏伏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尚書令卞壼墓一所在城西南隅
謹按晉書壼當南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實相成帝蘇峻
之難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遂死於
敵二子眕盱見壼沒相隨俱死忠孝之節萃於一門成帝
特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復給錢修其

塋兆歷代封植載在祀典自金人渡江殘毀殆盡竊慮
歲久漸致湮沒臣已委官檢計重建廟宇方時多難如
壹等輩數百年間不過三五人宜有褒顯以詔後世欲
望聖慈特依應天府張廵許遠蔡州顔真卿例賜以廟
額庶以興起四方仗節死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第一次乞宫觀第一狀

右臣昨者誤被聖恩起之閑廢付以留鑰嘗具懇辭兩
蒙御前金字牌降到指揮不允怵迫就職今已半年仰

賴朝廷威靈邊隅無警内外軍民偶獲安靜出於天幸伏念臣少苦多病衆所共知久屏山林心志彫落昨被命之初已曾一二縷陳去歲兼以夏秋服凉藥過多入冬肺氣喘滿寒嗽屢作至今未年尤難勉强若猶貪冒久居必致曠敗今來已及解嚴伏望聖慈特賜哀憐許臣依舊宫觀退即散地不惟陪都要藩免誤重寄亦於臣投老進退之義陳力不能庶幾保全晚節不敢重犯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以疾病上章陳乞宫觀尋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即嚴誅聖度優容尚須温旨感淪肌骨無地寄言怵迫徬徨今復遷延三月犬馬之私不能自已須至再瀆威尊伏念臣材質朽鈍本無他長遭遇聖明過叨識擢出入内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竒窮狷介動多悔吝故自靖康以來三蒙起廢付之郡紱不過數月皆不得

善去今者待罪已將及一年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疲民沐蠲貸之惠師屯遵紀律之嚴因得以苟逃大譴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衰瘁有加年齡浸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兼臣難自處欲望聖慈察其腹心非有矯飾特賜矜憐除成大造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次乞宫觀第一狀

右臣昨蒙誤恩久叨寄任尸素無補曠庚日多去歲嘗

具奏乞就閑秩伏蒙曲降詔書未賜俞允螻蟻微生上

勤洪造傍徨黽勉又已踰年伏念臣犬馬之齒六十有

四衰羸多病每歲有加自去年十月以來舊苦肺氣屢

作至今尚未平復兵民所會事責非輕若更遷延冒居

必速咎悔欲望聖慈特賜哀憐除臣依舊在外一宮觀

差遣任便居住庶幾休養殘骸粗全晚節不至重干清

議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一宫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遞到
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冐犯宜即嚴誅天
度優容尚須温旨感蒙肌骨無地寄言伏念臣材質朽
鈍本無他長遭遇盛明過叨識擢出入内外幾三十年
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迂踈窮蹇用過其量不自
知止屢致悔尤故自靖康以來三蒙起廢皆不得善去
今者待罪已一年零八箇月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
因得茍逃大譴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而况衰病有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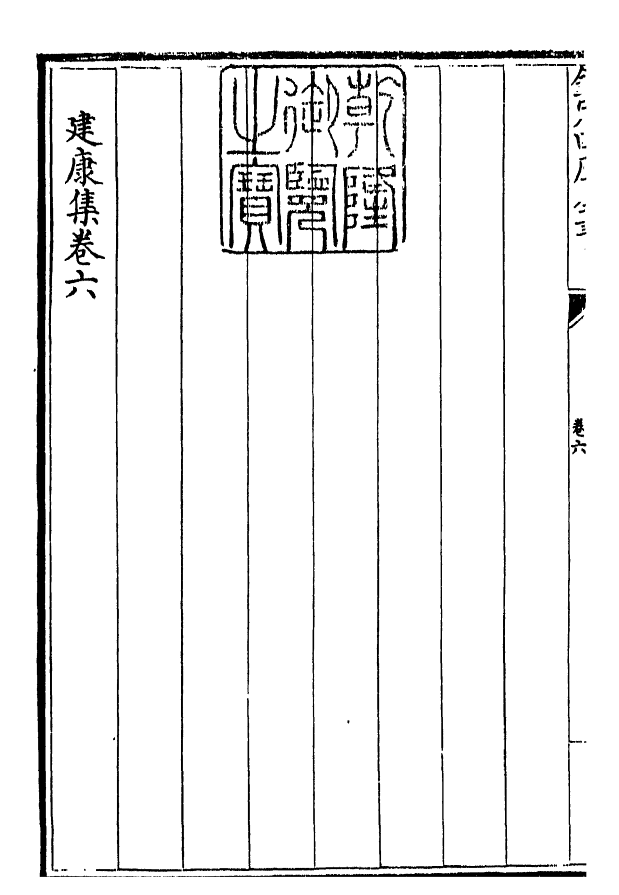
齡浸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伏望聖慈
重加憐憫檢會臣前奏特賜除臣在外一宮觀差遣曲
全體貌既已荷天地涵覆之私謹守廉隅庶亦全犬馬
始終之義再瀆威尊死有餘罪

第三狀

右臣近再具奏陳乞宮觀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聖訓丁寧曲
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有言進退徬徨莫知所容臣聞

人君愛養人材譬如培植草木必不使毀折於既成人臣保全名節譬如護惜體膚必不忍傷殘於垂老此自昔名哲之士所以皆能盡一時終始之私伏念臣過竊寵榮已踰其分勉圖報效復迫衰殘前後累具敷陳不敢更干天聽惟是陪都大鎮外援中原内屏王室於今諸路所繫最大而臣遷延歲月初無秋毫可裨旰食若不深省已於罪戾未著之時力為請退殆至公議不容上辜陛下寄委天恩下負微臣遲暮本意則何所及此

臣所以夙夜恐懼不遑寧處不敢自比其他帥守伏望
聖慈深加憫察念臣非有矯飾俯賜矜從臣不勝萬幸



建康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建康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康傑

建康集卷七　　　　宋　葉夢得　撰

奏狀

辭免左大中大夫狀

右臣今月初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轉一官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病無能過叨劇任徒淹歲月莫效寸勞方自力求閒秩兾逃官謗未知何名復冒此賞苟懷貪得必致煩言欲望聖慈俯察危誠收還

成命使少安於愚分庶無累於公朝干冒天威臣無任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假守瀕江濫司宮鑰歲月雖久初無毫髮可見紀録適幸兵革少休營屯肅靜年穀屢登彫瘵稍蘇皆是朝庭威德所及於臣何有近者金人背盟將帥分禦淮上臣居内地雖欲勉效餘力無所可施方期引分求閑少逃尸素之責豈可反叨異數重念臣今春誤荷眷私例與諸鎮進官一等已出無

名緣事恐異衆不獲終辭拜命徬徨今猶無以自處今來若更有僥冒是一歲之間獨取兩寵臣雖不言人將謂何伏望聖慈特賜哀憐俯徇愚誠收還成命

辭免加封食邑狀

伏念臣久叨榮禄無補事勞更冒誤恩進陪公爵雖配天之澤初不間於賤微而省己無功終自慚於忝冒徬徨隕越莫獲自寧伏望聖慈特賜寝罷所有告命臣不敢祗受已寄納建康府軍資庫臣無任

第三次乞宫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嘗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府事退領閒秩伏蒙聖恩降詔書不允繼以專委營繕行宫事不敢固守愚誠方俟徐圖措畫略定再伸前請復遇疆事遽與瀕江正當捍禦義難顧身因遂勉强遷延至今伏念臣衰瘁餘生筋力愈憊留都重地在今日正須得人而叨冒養痾首尾已及三年雖夙夜不敢少懈訖無秋毫補報罪戾之積固不待言兹者幸遇天威既伸敵人知畏

去冬以來戢兵遠遁邊境少安今者將及解嚴於臣私義可以自列伏望聖慈特賜矜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負恩而去雖無以仰酬覆幬之私陳力不能亦庶幾粗免顛越之懼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冒威尊未即竄殛更叨慰藉賜以溫言感懼交并隕越無地迫於情義即欲再

伸犬馬之誠適值壽春失守敵騎乘勝過淮臣職當長江之寄義合死守不敢竊顧私計遷延已復踰月今幸天威奮張將士用命强敵亡敗淮甸平靜瀕江之備盡已釋放民皆安業别無施行職事伏念臣昨以衰病屏廢田里陛下不遺簪履之舊過加省録付以方面自去歲敵人敗盟臣初無秋毫補報而三月之内遷官進職兩冐異數度越常等心非木石豈不願竭孱庸力圖寸效少亦自異衆人而實以素抱羸疾積久有加筋力衰

疲不可勉强是以每歲輒露誠請近者復經此艱危捍外保内寢食皆廢所苦遂復暴作喘滿上乘不可俯仰兩人扶掖僅能行步心氣彫耗通夕不寐塊然殘骸幾不勝衣委是難以枝梧迫切之情誠無辭可見惟祈造化曲成高明委照庶或尚保餘息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矜允

第三狀

右臣今歲以來嘗兩上章乞罷府事除一外任宫觀差

遺伏蒙疊降詔書未賜俞允踈賤餘生上勤天眷感銘肌骨無地寄言强黽周旋今又累月而臣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久居要地終難自安蕪至六月已周三年秩滿亦合罷免伏望聖慈特加矜憐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付之閒秩使養殘骸上以全天地涵覆終始之恩下以遂臣犬馬疲憊進退之分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一道

伏奉聖恩除臣觀文殿學士令再任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病餘生昨者誤蒙聖知起之閒廢付以一面雖夙夜罄竭疲駑自知無以報稱故頻年屢干天聽乞從罷免仰荷眷私未即報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踊躋以俟俞旨忽聞有此除授退量已試之效實無秋毫小補豈敢重愧軍民輒懷貪冒兼觀文殿學士職名祖宗故事藩鎮外除無幾臣獨何人可當異數伏望天高聽卑俯察危懇特賜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除一

外任宫觀差遣

啓狀

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則止亦學道之本心累被詔除莫遑懇避已交印綬仰愧陶鎔此蓋伏遇某官道德佐時勤勞許國察勍敵背盟之有自知皇天悔禍之在兹神州陸沉固王衍當任其責江左未定有管仲則何所憂盡舒宏濟之謀即有削平之日俯求來効用

慰舊民故雖留鑰之深嚴亦俾奉祠之冗散其素無善
狀過假溢言屢自列其衰殘訖未蒙於矜可朝弗及夕
愧趙孟之語偷少不如人況燭武之已老勉祗承命終
幸退藏

回徽州曾侍郎啓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共期禦侮方欣汲黯之在朝聊試
治民猶屈蕭公之居外風謡遠被士友交歡伏惟其官
道與時行仁為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懼將力整於艱危

用之行而舍之藏本無心於出處坐閒十載更踐三朝慨社稷之未安忍為容悅恐干戈之方熾宜有後圖協濟廟謨凛聞廷議始雖難合無傷志士之本心久必見思固自聖君之宏度未遑暖席行即賜環某久預從游獲同封守從容笑語莫伸引領之懷密邇聲猷尚託為僚之幸

賀宣州王相公啓

顯膺綸綍登用舊人密邇鄉閭就煩名鎮除書始播輿

論交欣伏惟某官廊廟宗工縉紳宿望兼安危之注意
備德齒之達尊狐趙勤勞何止草昧艱難之際蕭曹事
業固先風雲會遇之初退即燕閒久勤虛佇衮衣赤舄
方入奉於賜環熊軾朱幡豈尚須於開府顧惟衰獘辱
在眷知尺牘馳誠嘗獲伸於懇款高牙在望竊幸邇於
聲欬

回霍經制啓

委迹家山嘗迂軒騎剖符江介復枉緘書荷眷注之不

遺非衰遲之能稱伏惟某官材猷敏濟志節剛方夙殫稽古之勤力傳家法遂展佐時之略自結主知中外踐更尤為備著適此干戈之後孰先賦歛之圖凋瘵未蘇調度多闕惟愛民若赤子故知取而不傷若言利析秋毫則雖多而何補輒從卿月暫佐使星聊煩規畫之行即有超陞之寵旌麾在望欵謁尚遥條教所依瞻言徒切尚勉加於調攝益順導於將綏

賀汪相公建節啓

剖符便郡已隆舊弼之恩授鉞齋壇復重元戎之寄始
傳渙號大慰輿情恭惟其官德量深宏智謀恢遠廢荆
榛而成帝業最先鄧禹之納忠會貔虎而振王威何止
劉琨之勸進六龍在御四海歸心銘勲已著於鼎彛濟
難方圖於舟楫中辭宰柄久佚祠庭惟聖主念功固無
言之不報而宗臣務國宜受祉之既多某久預鈞陶獲
依屏翰進趨前席載瞻北闕之光歸擁淑旂更倍南邦
之喜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啓

光奉詔綍顯司留鑰舊疆來復方當闢國之初聖澤誕敷更重興王之寄伏惟某官材猷夙著望實兼隆入參帷幄之謀備宣忠欵出奉藩維之最屢竭勤勞眷此陪都控臨東道望舂陵之佳氣千載固存定郟鄏之名城萬方行會暫煩居守即有超陞愧脩慶之未遑辱緘書之首及感銘之至數叙莫周

回王正字啓

給禮試言少仲素藴奏篇稱善特錫異恩除書始聞有識相慶伏惟其官學通倫類識造精微劉向博極羣書固已盡古今之變賈誼通達國體是宜明政事之原爰自弱齡已懷遠略雖言語文章之選決科早冠於諸儒而安危治亂之端射策尚勤於廣問蓋其待之者厚是以求之者詳斯文有光士友爭歎不遺鄙陋首枉緘書自喜衰年猶及承平之故事願言遠業益觀異日之成功

量能授官盖先王用人之本見得思義亦君子行己之方仰累公朝退慙本意伏念某受材不敏涉世多艱方强壯之年固已自投於閑散豈既衰之後反求貪得於須臾況風波荐履於畏塗而荆棘親逢於晚歳正使捐軀原野未償廩食之私矧未服力簿書何補事勞之實取非其有人且謂何兹盖伏遇某官拔茅與其彚征采非不以下體方流言竊詆獨深亮其無他逮引疾告歸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啓

復挽留而不釋矜其遲暮借以寵光不稱所蒙豈曰子衣之安吉未知為報徒懷我馬之虺隤震懼靡寧銘藏曷已

回吉州王舍人啓

螭陛記言夙膺高選虎符分守暫慰遠民間遠聲猷吏屢歳序承下車之滋久愧削牘之未遑首貶緘題過勤行李竊審剸煩暇裕介福駢蕃伏惟某官名在朝廷奮由學校惟禮樂詩書之造士所養既深有人民社稷以

為邦何施不可未窮遠業聊出緒餘行聞宣室之思毋久淮陽之治蓬門枉過每懷前日之溪山鈴館相望尚接鄰疆之封壤更祈保衛别迓褒嘉言之不文永以為好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方叔壯猶夙任興周之寄召公為保載勤分陝之行彤弓肆颷中外震疊伏惟具官忠誠許國術略佐時總御六師早席將門之舊擴清四海屢扶王室之危慓彼遠

邦復干王旅雖王赫斯怒所殲者渠魁而民懐有仁願適者樂土況仇葛來蘇之望皆靈臺樂德之人不待招携咸知效順倒戈内附豈惟見於前徒免胄縱觀孰不歸於吾父一蒙開納盡洗烽烟其久幸從遊欣聞布告莫遂瞻承之志徒深慶忭之誠

回信州劉侍郎啓

觸熱載塗已交印綬承流問俗具布教條歡謡初播於里閭翰墨既勤於尺牘伏惟某官材周達道世號名卿

奏刀砉然所遭皆迎刃而解攬轡沃若有往非著鞭可先久屈祠宫暫煩便郡雖長沙國小未足以回旋而淮陽政清何妨於卧治顧惟老病屢請歸閒念桑梓之相依從遊已舊方荆榛之未剪戎路尚艱重懃推轂之無堪猶獲同舟而共濟何從會面坐極馳誠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緊纓以朝孰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苟奬予之過優愧懇辭之弗獲伏念某少而不敏晚益亡奇仕前望

三十人則為已過官欲止六百石況復加多致頻歲之懇祈惟乞身之為請未償此志更沐横恩兹盖伏遇其官功濟華夷志安宗社憫衰遲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勵於四方使皆興起仰懷盛德但愧本心勉欲効勞悵桑榆之已晚雖云代匱顧菅蒯之何施徒有銘藏莫知報稱

賀張少師奏捷啓

出將王命前討邦仇萬里氊裘既望風而知畏六師貔

虎咸奮義而爭趨果掃妖氛共成大烈兹蓋伏遇
某官勲髙宗社名重華夷被公衮以臨戎孰加三司之
右總將壇而申令更隆百勝之威聳中外之欣謡雪神
人之深憤某獲聯疆事首奏捷音歡忭之私敷宣罔既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及瓜而代初無可録之勞采非不遺遽竊非常之寵祗
承眷渥未遂堅辭伏念某本乏異能過叨重寄空疎之
學固斐然不知裁之戇拙之材况老矣無能為也故承

乏因循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章何期避劇以求閒
更復逾涯而拜賜豈無再剖人共笑其鉛刀雖强巳陳
己亦慙其芻狗茲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柱石本朝追
叙禹謨協九功而共治輔成周命倡十亂以同心未遑
含舊以圖新姑亦絶長而補短安國無功自愧本意罷
歸潁川有詔如前何能愈治未知報塞徒有銘藏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猶未退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仲謝必已呈浼記室衰鈍黽勉亦將幾月郡事雖甚弊連日撥遣冗滯數百事似已少間其餘皆可徐以力治惟是防冬一事不無私憂茫然都未有圖議者或謂今歲敵未必來或謂二大將既分宣撫兩淮本道乃在腹裏非所慮或謂萬一有警朝廷必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職三者竊皆以為過據日前探報頗言敵點兵開河積糧料器具遠近

畧同必無安靜之理今淮東僞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
已來恐非常歲之比前為敵循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
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以金主易劉豫以四太子
易劉麟以敵騎易吾民是豈可忽二大將宣撫兩淮固
其職矣然未見别有大措畫必可以固吾圉者近惟張
宗顔數千人趨合肥爾甲寅歲豫賊至楚州丙辰歲豫
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非無大將未嘗前知今
可保復無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濡須

苻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為重何可為萬全計前歲聞以四大將自池州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此固勢必如此然以身捍疆埸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帥與州郡不相關則兵民分為二境土何以獨濟往時杜充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瓊先遁於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為潰兵剽略敵得乘之南渡此

相公所知也況本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於將帥而使守臣表裏得共為之計猶可恃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恃江以為守則王瓌之戒不可不思某久在山林不聞朝議既不得已於此懲往者召公之困誓不敢復出一語然平日拳拳之心有不能終愧藿食者因季華行輙私布之本府惟有民間自欲團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議者不知本末謹具劄子𥗝達其餘數十條

併附之别紙此非其職徒以相公平昔相予之厚忘其僭率思致輿人之言以答毫末惶恐餘祈倍保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某昨日早遞中忽遽上狀必獲呈浼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敵自昨日探報後未有繼至者張少傅處見録到偽榜本必已繳申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既廣遠近不無震駭姑示以持重

鎮安人心而密計所當者以俟朝廷處分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遽陳竊料廟謨必有定策今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安幾千餘里順流而下無非可隄防者昨敵兩至江上審觀形勢已熟四五年來又多得淮浙人講究利害且無所不至必不更蹈舊轍當有出我不意者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詢之衆論多謂敵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不為守計故但退避彼得乘以渡江後失之怯而不為戰計故僅能守彼師老得以善去今

日之筭惟一知吾無所憚姑存和議佯為小屈以觀釁
且彼實長途深入勢必以謬悠之辭迫我而不敢來若
疑而未決則必且擁重兵向江以嘗我我堅壁不動與
之相持待其糧盡力屈則惟所欲為不識亦足聽採否
目下急務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待其謀縱
有不及亦勝不為若朝廷不欲便行則但委諸將分為
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足比
計之内外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米六七萬

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糶米并買牛更乞詳度輕重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戶早禾栽插已徧脫人各自擘畫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某職守過計仰恃眷予不敢自為形跡輙僭具禀達繼此有可效區區者亦當節次續聞伏幸寛明貸亮目痛牽强書不成字餘祈倍萬善保鈞重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暑氣日增即日伏惟鈞

候動止萬福某近具狀託李華見撫詣屏下禀達必獲塵浼前日忽承金字牌被旨以淮西江東西湖南地京西路牛疫恐民無以耕委令逐路各取常平諸色錢物遣官出產處收買租賃與民仰見君相勤恤民隱纎悉備盡即已取會諸州見管常平錢物選擇差官然詢之民間葢有可疑者不敢但已今歲耕牛疫死處誠廣不但牛而已雖虎豹麞鹿猿猱野獸等棄死山林原野所在皆有然幸在春耕之後今民犂田合揷秧種蒔用牛

不多正使得之已不及事但可收刈後於秋冬間為來
歲之備爾其所損路問自湖湘至唐鄧無有不被害者
所餘惟兩浙福建二廣出產除福建外止是二廣次則
二浙二廣非數月不可致兩浙昨經淮南營田收買後
亦不多有今正夏時牛畏暑而行緩日僅三二十里田
家作苦護養餵飼不敢竭其力置之林薄陂塘陰涼之
所如視其子朝暮惟恐有傷今少則不足濟其用多則
不惟難得蓋不可使冒熱遠行且責牛者多姦弊疾病

老瘠所遣官未必能盡辦皆不敢任責萬一强之使行或倒死道路或至此疫未已而細民懼死必償值不敢從官司租賃遂成無用其臥起之節水草之宜兵卒所不解須寄養於民亦必非其所欲不免科擾久之損折則坐失常平錢不貲連日遣邑官徧歷農畝其言大抵畧同未知他路利害如何此吾君惻怛惠下之澤有司奉行惟恐後而民言似不為無理故竊私布之執事幸乞試留聽採如有可議即冀詳度行下府境二麥大稔

蠶亦無害數日前微覺缺雨忽通得一晝夕遂稍足行
宮圖本聞已進入不知有司取否見張少傅說中間與
禁中所定本半有相合者其東面欲侵爲廊地張少傅
已先築牆展出十餘丈在外此一事已諧矣餘更俟命
煩瀆不勝愧悚更冀爲國倍加保練不宣

建康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集卷八

宋 葉夢得 撰

書

與曽天游書

某頓首啓稍不承動静日積馳仰髙秋即日伏惟台候萬福見報懇辭切摯何其甚髙而進陟經闈仰見聖懐開納之重併以慰歎某勉强已兩月前所當料理者稍就緒免民絹横斂二萬八千疋匇陸運遠至者二十萬

東疲瘵似少蘇儲廩有來歲之備可以藉口言歸矣顧防冬未敢請曾探報云云當略知朝廷會三大將必詢所為計誠得策然須各極其說而斷歸於一還以授之使其心以為可行而無異情緩急肯相為先後乃可望成功此魯人所謂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者也比年常患出不虞而無備欲戰而旋謁無一可守故爾韓岳主戰張主守韓志在淮張志在江此人所共知不知皆灼見其理而身任之乎抑

意各有向而姑為之說乎韓輜重盡在山陽張輜重盡在建康江淮之不同勢使然也則言戰者未必能必勝言守者未必能必固要之戰守二者何可偏廢江之與淮亦强弱進退之間惟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江或淮惟敵之為往慶歷中韓范二公在西方韓欲戰范欲守初亦不同久之皆自為過故末年還朝相與共獻策極論戰守兼備之計是時元昊力求和廟議欲遂從之而二公深以為未可請以和議為權宜戰守為實務且

謂元昊欲窺關中非獨其志亦吾漢人陷没者賛之以自圖富貴今日事勢有相類者李成孔彦舟徐文輩既皆為其腹心近復聞以酈瓊守拱州去歲叛兵已盡散遣而復集與之其情可見是安得不思惟計戰守者兩盡和議成我固受其利不成我無所失此韓范之説也不識嘗見之否家有韓公家傳載之甚詳適携來謾録附呈恐或可佐論思其職在内地當敵者三大將豈敢冒代庖之戒夜中偶不得眠過慮及之且遇適有使人

故私以告公不覺累百千言幸無以語他人向冷萬萬為時自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某初八日上狀當獲呈浼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旌鉞啓中塗外經濟不無少勤廟筭敵自前月二十九日順昌敗後別未有動息縱益兵復來亦未能及盛暑愛惜其衆恐亦未必一衂遠犯所忌幸援兵稍集張少師出軍已四日聞欲以

來日就道將士極鋭有自殘請行者殊可喜嘗與之商

榷賊情似有乘間欲奮者計已屯壽春伺敵為進退劉

錡一軍既無虞令堅守順昌為得策但王德既行甚反

側嘗訴於張累數千言盡發劉侯平昔曲折以謂若復

隷部曲即自刎首淮上張亦稱其人可用材過目前諸

偏裨抑之恐生事朝廷果許自為方略包籠之其官已

高去節鉞近方畏屬人宜可詭以成功惟權貨務積鏹

截日已竭尚未有張軍後旬之備而省劄連下支太平

州椿管與劉錡激賞除銷外皆無有急不可緩已逐急
那移究撥具申明若不足數或當於折帛錢內應副繼
此若更有支降必不能辦前嘗妄議免起本路大禮錢
帛及諸司於格合起錢正慮此更乞少賜裁度斥堠鋪
點檢差齊整比來避寇人都無至者應是却稍安居此
間極力彈壓殊不驚擾但聞浙西頗紛紛數日前不得
已作留守司榜具敵事狀與預為防守者少慰安之矣
本職瀕江合措諸事不一略未有備謹留以待回稟軍

民延跂前驅以日為歲敢乞趣戒幕府俯徇羣情正熱
餘祈涉履倍萬保重不宣

與梁仲模論榷貨務書

某啓近嘗附聞以拜來辱必已呈浼寒力未解即日伏
惟台候萬福竊審兼領經制使事國計之大今日先務
孰急於此非牛刀餘刃其誰能濟甚慰公論某衰苶無
補坐慙尸素已上章請閑旦暮待報尚有一事未行間
猶須任責户部大軍錢糧忝預總領自去歲冬榷貨入

納大虧中間幾至之絶殊可寒心偶府中經畫收拾得少歲計乃有密獻於朝以為三十萬有緡者遂畫捐許允撥盡輸二十八萬緡僅免生事然已竭澤矣而椎貨之窘如前問之蓋縁昨罷户部回易庫賣鹽鈔商疑法必變更相扇惑所以至今相持甚堅也萬一或果有此意不若早為之所不然即須再下一黄牓委曲申告必不變其意庶或退聽今二月所支全未有備而本府所藏亦無幾不得不以誠告不惟有司未有以塞責兼朝

廷所失畧計之已百餘萬緡鹽場但支持次舊鹽約至四月方盡豪猾坐視無肯先下鈔者則有出無入所失又不至此豈為小事幸速留念不勝朝夕之望餘兾倍萬自厚不宣

與秦相公論臧梓獄事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連雨尚有餘寒即日伏惟鈞候萬福某近嘗託徐度司封上記必獲呈浼朽拙蒙庇粗遣臧梓事竟煩廟議移獄公朝正名分嚴賞

罰固一民不可使有寃不得不盡其情但無狀仰誤委寄愧悚無以自容已具奏乞降指揮遣一御史按驗然區區之私猶欲少伸於相公近世毀譽常患不出公道人自為黨更相與奪故名實倒置而賞罰隨之此有識者扼腕憤歎欲正而不得者也梓玆前為壽昌令以治狀為臺臣所薦得改官堂除近以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言不畏强禦故為之類者亦交口稱譽其為人宜當如何而所犯狼籍殆非他贓吏可比有司具獄畧見

入已者為錢九千貫銀五百五十兩絹二百疋綿九百兩又去官後猶盜庫錢三百五十緡官木二十條此具證佐來歷分明不可掩覆者其餘牽連雜見尚數千緡與因喪取之部民者皆未暇問也不識為常吏者從前日虛名庇之乎正今日隱惡劾之乎以律言則監臨有犯知而不舉減罪三等以紹興五年勅言縣有罪監司按舉而州不舉減罪人罪五等就其間一事某去歲到官之初首論民間疾苦乞減內藏庫和買稅七分折納

見錢闕 貫省蒙上開納亟以金字牌報可德意始傳闔境歡呼幾至流涕倚郭上元令曾愜違戾多折至八貫者而不入已去冬因民訟即奏削見勘梓多取乃至十貫四百省而資其五貫四百貫入已其鈔具在此宣撫司首所奏事若以宣撫司不應奏本府亦縱而不治他日曽愜被罪披訴朝廷覆視得實或諌官御史風聞有言則將何辭以對非持法不容人固不相容也梓先決宣撫司軍兵本自非理正緩急欲藉口自解免宣

撫司軍兵墮其計中遽越職論奏自彼之失何預本府事而自以為嫌某所以於遣官體究得實之後判然不疑力伐其謀一以法令從事庶幾忝以大臣守陪都稍異流俗為天下發一大姦少正羣兒妄譽誤賞之獘或可上補朝廷公論豈意罪人尚敢伸其說宣撫司盖與並肩而立何所重輕自到任此惟齊以禮法秋毫不相假借故能各守其職只如近者朝旨相度修戰船恐為民病尚不能從況其甚者流落半世止坐無所俯仰今

老得一州乃觀望同列誣人功罪於行闕數百里之內不顧傍觀自喪晚節意欲何為相公見知有素必未疑之至此自是奇蹇招尤所至皆然每欲速還山林不敢一日為茍安計初若畏懦可笑今當信其非偽無緣晤省竊恃眷予煩喋不覺盈紙悚息無已尚幸矜察檢會前奏早賜從允不勝懇禱之至餘祈上為興運倍加保重謹上狀不宣

答王從一教授書

某啓咫尺久不聞問近張漕歸云數相見動靜頗詳差以自慰專介忽枉手字并三文編仰佩厚意感激無喻秋高喜承邇日尊履佳健盛文典雅固所欽味校正太白集尤見誦閱精審每如此春秋義多事讀尚未能終篇所論桓公無王一事自三家失其傳其說皆謬悠無當後之學者欲求於絶學之後而自信其臆決固未易輕措辭也惟深於經旨者以類考之或庶幾焉早歲聞先達道劉仲景文之言似差近而不盡不知嘗見之否

其云諸侯即位三年喪畢然後朝王而受命桓之元年

二年猶在喪未知其果不朝也則以常法書王以侯之

至三年喪畢而不朝則不朝矣然後没王而絶焉此考

於禮為是也乃十年有王為三不朝之節以存公或可

矣而十八年不當其節遂不為之説則不可通意者無

王猶没公也魯没公不書或諱或貶此論弑君之賊其

罪不專在朝與不朝春秋立法亦不專在桓弑君不討

雖周王亦與有責焉何以知其然莊書王來錫公命與

僖以妾為母書王來歸含賵及會葬王皆去天是不獨以責桓與僖可見矣弑君而不討其過有大於不朝而錫命成人之妾以為母者則去天不足言也其為王者廢矣是以併王而沒之歟此為周王與桓言也然王者天下之主也十者數之一周也天下之王若因桓而遂使數一周不得見則過是天下皆無主矣可乎坤之上六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則於數之周一見王亦嫌於無王者也至十八年而有王所以正王也前之

沒王所以治王與桓也若未遂沒之則後世凡弒君者皆可以王分惡而終不見誅於春秋矣亦可乎故復挈王而示之曰王雖不王弒君者不可以不治所以示天下而垂來世此不為周王與桓言也何休亦微知之而不能竟或曰桓既弒君矣自不得有其位何用以在喪常法待之乎此其言是也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凡春秋雖立一王大法而其文必因於史盖當時凡弒君而能朝王或諸侯與會者皆免討衛州吁弒君石厚問定君

於石碏碏曰王覲為可以朝而得免者也曹負芻弑諸侯来討公子喜時為之請曰若有罪則列諸會矣此會而獲免者也凡此皆周之末造而史之文春秋不得而易焉故春秋凡弑君之賊惟陳佗衛州吁齊無知因國人與諸侯之討而得正其賊之名其餘凡不討而成其君如齊商人曹負芻蔡般者春秋皆不易也以為彼既君之矣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吾何加焉姑從其文於末造之中而正以義則何傷於一王之大法乎竊以是

為經之旨老懶多廢忘又適書沓至酬酢不暇以長者
好學之篤故發此云云亦衰斯道之將墜也不識以為
如何有所商榷却冀一諭漸涼萬萬珍愛不宣

又答王從一教授

某啓稍不聞問方深瞻跂人至忽辱手字承履此初暑
動止安佳長牋過勤仍示春秋解義一卷併荷厚意解
義讀之終篇雖未盡見所蘊如論王正月與不以日月
為例莒人入向論入義得於經已多但反欲定專門於

三家則恐未然由漢以來此學久廢不明正患諸儒不能以經為主其交攻而力爭惟三家之勝負夫三家安從出哉為漢儒之説公羊穀梁已自別為齊魯二學使二人授受果皆出於吾先君子之門雖散而之四夷八蠻未嘗不同也何齊魯之辨今齊魯百里之間尚不能一而欲於數百歲之後擇其一以為真可乎劉歆知其不然故强尊左氏為丘明幸人信其好惡與聖人同夫聖人之經具在不知直求其意而附會因人假託以

求其信雖或從之何異指晉為燕而泣然出涕者也經
固不可易明若專精致意反覆研覈察於先王之道者
明求於典禮者詳質於當時之事者審則吾先君子欲
以遺天下後世者亦豈能不原當時之事裁之典禮而
別更有先王之道哉如是而復以視三家不可謂全無
所得矣其合於經者固在吾所去取而吾非用三家為
去取者也以孔子之聖求伏羲文王之道讀易尚至韋
編三絶今以春秋求孔子之意用力不知能如前與否

而遽謂決不得其實似過矣惟加之意而已兩日適中寒溫謁告且來方小快枕上口占不能多及餘倍萬自愛不宣

答尹穡書

某啓頃張晹叔書數道足下好學自力不肯苟合志行甚美每恨未獲一見去冬忽奉手書固欣然出所願發緘疾讀則文辭之與論議之偉蓋又有晹叔所未能盡言者誦詠慰喜之懷不待言而可知也即少安則相繼

酷暑異常衰憊殆不能堪人事一切皆置積此三時不
覺遂至今愧仰尤不勝敘高秋氣爽即日起居佳健不
知尚且食嶽祠之禄否江西連歳戎馬安静夏旱聞不
至甚傷農足下既不輕以求人人亦未易有能知足下
者想從容圖史之間深居簡出厚養而薄施其儲蓄愈
多亦足以自娱本欲屈從者蹔臨幕中復念勉留於此
自不作久計來春僅及解嚴即當力伸還山之請相去
千餘里徒勤行李道路往來非所安故輙已何時遂得

欵晤偶便草此少謝不敏老倦因循足下必能亮之餘切倍萬珍厚不宣

碑

忠烈廟碑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卞公諱壼字望之蘇峻之難父子皆死敵墓在建康牙城之西舊治城之南司命宫之側歷代奉祀惟謹而廟貌不立僞唐保大中始作忠孝亭於墓北歲久夷圮慶歴三年龍

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復封植立石爲表後十五年當
元祐八年天章閣待制曾公肇易亭爲祠圖公像其中
載之祀典春秋命有司從事又二十七年當紹興元年
金人渡江之後資政殿學士葉某蒙恩分鎮兵火初平
城郭丘墟欲修二公之舊而未暇又七年大駕臨幸還
錢塘詔即建康爲留都上不以某老且無能付之宫
鑰乃乞即墓南廢地爲廟請於朝下太常賜公廟額曰
忠烈於是爲正室三間以設公像列公世子贈散騎常

侍眕次子贈奉車都尉盱從公俱死者於旁以侍中嵇
公紹配食環以列廡繚以周垣增飾兆域名木禁芻牧
無得犯工三月告成躬率僚吏奉少牢之奠告於祠下
初建康之民去公遠莫能盡知公之節及天子襃顯暴
耀新宮岂然衣冠咸會於是士女奔走欷歔太息或至
流涕皆有感激奮勵知以身殉國之義某曰嗚呼禮義
之感人豈但教告敺率而後聽哉然世知公死之為難
而未知使公得生必可以興晉而不克成焉尤可惜也

自古爲天下未有不合羣力衆智而成其間必有卓然特立超出一世之上而不與之俱者然後能矯拂一世之俗以爲之宗而天下從之則以治易亂以存易亡惟其所欲爲東晉立國江左孰不曰王導之功嘗謂晉不能復中原一天下正導之罪此其故何也凡晉之失在於祖虛誕而賤名檢樂僥倖而輕節義眩華靡而略功實是以因循苟簡取給目前訖至於亂而導曾不能反是乃欲因之以求濟其區區自救不暇非導孰爲之乎

天下大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在易之大過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孔子序易至大過既濟之際為之説曰有過物者必濟夫必有過之乃能濟之晉有三人焉以身捍患料敵制勝曰温太真嶠精誠遠慮明事見機曰蔡道明謨維持綱紀納之軌物則公而已太元以後天下事皆得道明謀之太真行之而公守之雖內有王敦蘇峻外有劉聰石勒其何能為不幸太真早死而公僅効於一戰道明雖在已不勝其衆

矣此所以終其世不競也歟因追考其事論次為公廟碑而繫之詩以遺後之君子公惟不亡尚足慰其千載之意云其辭曰五馬渡江皆南奔乾坤震蕩四海昏孰扶此都創本根茂宏陋矣安足論我評三士參高騫為世作室身墉垣惜哉其類不得繁神州陸沉無與援棄捐名教資清言頹波一律來渾渾卞公特立尤雄尊卒狥以身喪厥元二雛從公如淸溫寧公以死身獨存公歸在天朝帝閽血面訴帝忠不怨歲時來臨從旗旛覽

觀江山望中原後先二雛屬櫜鞬下睨豺兕猶齧吞新宮崇崇俯前軒揭名日星自今思潢污之水薦藻蘩哀歌節緩芬桂樽祥飈颯然下脩門尚慰千載忠孝魂

傳

賀鑄傳

賀方回名鑄衛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故號鑑湖遺老長七尺眉目聳拔面鐵色喜劇談當世事可否不略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無遺

辭故人以為近俠然博學彊記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遺棄少加隱括皆為新奇初仕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適同事驕倨不相下方回微廉得其盜工作物若干一日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某物入於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方回曰能從吾治免白發即起自袒其膚杖數十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俠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元

章以魁岸奇譎知名而方回以氣俠雄爽適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辯蠭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實方回所為詞章既多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間黃庭堅魯直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元暉然以尚氣使酒終不得美官初娶宗女隸籍右選李中書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為泗州通判悒悒不得志食宮祠禄退居吳下浮沉俗間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

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脫誤以是杜門將遂老家貧甚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輙折劵與之秋毫不以丐人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致道方回既自裒其平生所為歌詞名東山樂府致道為之序略道其為人大槩矣而予與方回往來亦極密乃復為之傳使後世與致道序參見云

誌銘

趙夫人慕容氏誌銘

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公泉識慮深遠儒學飾吏奏辟為幹辦公事適值防江回祿事隨日生凡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柘臯之役遣諳軍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為念當盡忠公家因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某固敬之明年以疾來告繼聞不起某亟走介致賻贈未幾二子以周君葵之行狀來請銘夫人之賢非某其誰銘夫人姓慕容氏河南人河南郡王延釗之曽孫祖某父彦義母王氏夫人幼

莊栗謹孝叔父尚書公諱彥逢為擇配時朝議大夫趙
君諱望之負賢德時承平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花
陣法以獻俾試中書尚書公遂以夫人歸之事二姑悉
得其歡心閨門肅然朝議君以所生夫人捐館憂毀傷
生夫人方三十躬蹈艱苦保養諸孤擇名儒以訓子故
二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辦君初調隨州司儀曹
事南道總管張文忠公叔夜辟至幕下力贊勤王從其
行會有旨令回京師再告急文忠公領兵復勤王夫人

長子時為鄧州穰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辦君奉夫人復隨道遇劇冦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輿前告之曰京城失守兩宫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況汝等皆國家兒郎何苦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此次子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為福衆羅拜曰知吾母來故迎候耳非有它也夫人命幹辦統之誓於衆南下至棗陽聞於州方以乏兵為憂遂俾幹辦君帶兵知棗陽君朝夕訓練聲譽隆然薛廣王在不敢犯境從它道破隨君

提師收復聞於朝道梗不得通明年新知州楊卓來
交事侍夫人避地大洪不獨免於難卒保一城生聚夫
人膽略烈丈夫有所不能晩年康强二子互迎之官諸
壻亦顯士林榮之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以微
疾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子陞朝封太宜人明年春
二月九日丙申葬於常州宜興縣永豐鄉太一山之原
長男公具左朝奉郎新通判建康軍府事次公泉左承議
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女適進士沈師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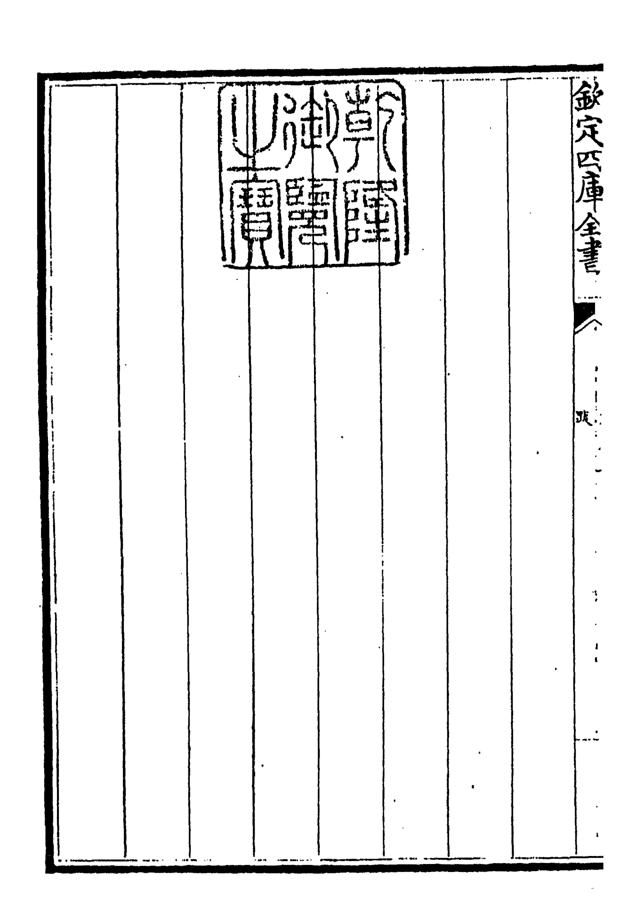
次適迪功郎褚震次適進士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直秘閣權發遣襄陽軍府事蔡安强次適從政郎錢露孫男彦行彦衛孫女適迪功郎静江府司户叅軍韓恂冑夫人平居寡言笑不見喜愠遇事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為先當官以勤恕為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汝究内典嘗自賛喜神曰丹青得意以為真一筆掃成身外身不二法中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形嗚呼女史所書嘉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為淑女既嫁

為孝婦相夫為令妻教子為賢母忠言可以回强暴之聽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銘已銘曰赫赫勳閥慶源委長奕世載德纘懿流芳篤生夫人正靖慈惠承上撫下内行潛備來嬪大家令聞肆揚姑病默禱闕然旮旋獲感應孝德彌彰夙擇名師用訓厥子連登桂籍侍迎就仕中原多虞挈家南來遇事英發狂暴亦回深惟懿德宜享百年爰卜新居永豐之原既固既安克昌厥後刻此銘詩以昭賢母

建康集卷八

跋

右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總集一百卷昨已刻於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索此本欲寘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輅謹題


乾隆御覽之寶